

按此貢士謁廟之始今釋褐必於國學昉此宋大觀中強淵明建議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

二十七年八月甲申追謚孔子爲文宣王二京國子監及

### 州縣始正南向位

詔曰弘我王化在乎儒術發揮此道迺啓含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也所謂自天攸縱將聖多能德配乾坤身揭日月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經美德教善風俗君君臣臣父父子民到於今受其賜不其偉歟於戲楚王莫封魯公不用俾夫大聖才列陪臣栖遑旅人固可知矣年祀寔遠光靈益彰雖代有褒稱未爲崇峻不副其實人其謂何夫子改稱先聖可追謚爲文宣王令三公持節冊命其後嗣褒聖侯改封嗣文宣公昔周孔並祀之時周公南面坐夫子西牖坐及貞觀二年停祀周公之後孔子坐仍其舊制今位既有殊豈宜依舊宜補其隆典永作成式其兩京國子監及天下諸州夫子南面坐十哲等東西行列侍坐被王者服釋奠樂用宮懸且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

明其顏子既云亞聖宜優其秩於是二京之祭牲用太牢樂舞六佾矣州縣少牢無樂○姚燧曰杜預春秋傳叙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於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下比爵于其臣不知其可也○吳沉孔子封王辯曰後世之禮有甚似而實非者且以追謚夫子爲王言之王君之號也夫子人臣也生非王爵死而謚之可乎夫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臣而王之於名正乎於言順乎春秋之時列國有僭王者麟經黜之蓋名者實之著也無其實有其名謂之淫名在天之靈其肯歆之哉嗟夫有德必有位理之常也有其德而無其位此則夫子之不幸也曾謂以無實之稱而足以爲聖人榮乎或曰夫子之道王者之道也謂仲尼素王其來久矣奚至今封之而不可呼謂夫子有王者之道則可謂夫子有王者之號則不可昔夫子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夫子責之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夫無臣不可以爲有臣非王而可以稱王乎聖人不敢欺天也人其可以欺聖人乎然則當若之何曰褒之以王之貴畧







曲

真宗咸平三年幸曲阜謁文宣王廟追諡玄聖文宣王

帝服韉袍詣廟酌獻廟內外設黃旌仗孔氏家屬陪列  
初有司定儀止肅揖帝特再拜又至孔林降輿乘馬詣  
墳奠拜加諡玄聖文宣王先是詔有司檢討漢唐褒崇  
宣聖故事欲追諡爲帝或言宣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  
不當加帝號乃按春秋演孔圖曰孔子母感黑帝而生  
又莊子恬淡玄聖素王之道故加以玄聖又加冕服禮  
從上公九旒九章○大中祥符元年十一月制曰王者  
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本總百王  
而致治丕變人文方啓迪於素風思丕揚於鴻烈先聖  
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  
先覺玄功侔乎簡易景錄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  
億載之師表肆朕以寡昧欽承命曆曷嘗不遵守彝訓  
保乂中區屬以祇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  
駕數仞之墻躬請遠祠網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  
獻以惟寅是用稽簡冊之文昭聰睿之德聿舉追崇之  
禮庶申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示

朕意宜追諡曰玄聖文宣王復遣官以太牢致祭于闕  
里祝文特進御名其文曰維大中祥符元年歲次戊申  
十一月戊午朔四日辛酉皇帝趙恒謹遣推誠保德功  
臣光祿大夫行禮部尚書上柱國清河郡開國公食邑  
一千五百戶食實封八百戶張齊賢致祭于玄聖文宣  
王朕有事岱宗畢告成之盛禮緬懷闕里欽設教之素  
風躬謁奠於嚴祠特褒宗於懿號仍令舊相載達精  
誠昭薦吉蠲用遵典禮以究國公顏子等配尚饗

大中祥符二年製宣聖贊追封從祀諸賢

詔曰朕乃者封禪禪社昭烈聖之鴻休崇德報功廣百  
王之彝制泊言旋於闕里遂躬謁於魯堂瞻河海之姿  
睟容穆若出泗水之上高風凜然舉茂典之有加期斯  
文之益振由是推恩世胄銜錫寵章祇事祠庭廣增其  
奉邑復念性與天道德冠生民議茲玄聖之名冀廣嚴  
師之禮兼朕親爲製贊以表崇儒至於四科鉅賢並起  
五等七十達者俱增列侯仍命案察分紀遺烈式盡褒  
揚之旨庶資善誘之方宜令中書門下樞密院三司使  
兩制丞郎待制閣館直館校理分撰贊以聞○御製宣  
聖贊若夫儉玉岱丘迺與闕里緬懷於宣聖躬謁於嚴



祠以為易俗化民既仰師於彝訓崇儒尊道宜益峻於  
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  
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  
之表帝道之綱厥功茂實其用允臧升中既畢盛典載  
揚洪名有赫  
懿範彌彰

### 六月丙辰頒諸州釋奠儀注祭器圖

先是景德四年同判太常禮院李維言按開寶通禮諸  
州釋奠並刺史致齋三日從祀之官齋於公館祭日刺  
史為初獻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今諸州長吏不親  
行祀非尊師重教之道詔太常禮院檢討按五禮精義  
州縣釋奠刺史縣令初獻上佐縣丞亞獻州博士縣主  
簿終獻有故以次官攝之至是判國子監孫奭又言上  
丁釋奠舊禮以祭酒司業博士充三獻官新禮以三公  
行事近歲止命獻官兩員臨時通攝未副崇祀向學之  
意望自今備差太尉太常光祿卿以充三獻乃命崇文  
院判釋奠儀注及詔太常禮院定州縣釋奠器數先聖  
先師每坐酒尊一盞豆八盞二盞二組三壘一洗一篚  
一尊皆加勺罍各置於坩中其一燭二爵共四坩有從

祀之處諸坐各盞二豆二盞一盞一組一燭一爵一以  
其制頒行諸路 州縣釋奠儀春秋二仲上丁釋奠至  
聖文宣王前一月檢舉關所屬排辦 前釋奠五日應  
行事官執事官散齋三日治事如故宿於正寢不弔喪  
問疾作樂判書刑殺文書決罰罪人及與穢惡致齋二  
日一日於廳事其一且質明赴祠所宿齋唯釋奠事得  
行其餘悉禁獻官各以州縣長吏已齋而闕者通攝行  
事 前釋奠三日有司設行事執事官次於廟門外隨  
地之宜前二日有司牽牲詣祠所前一日掃除廟之內  
外設登歌之樂於殿上稍南北向釋奠日丑前五刻執  
事者陳幣並各於神位之左視版各於神位之右置於  
坩次設祭器掌饌者實之每位各左十盞為三行以右  
為上右十豆為三行以右為上組二一在邊前一在豆  
前又組六在豆右為三重以右為上盞二盞二在邊豆  
外二組間盞在左盞在右設犧尊四象尊四為二重在  
殿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尊在前皆有坩加勺罍為勺  
尊又設太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著尊二犧尊二象尊  
二壺尊六在殿下皆北向西上加罍五齊三酒皆設而  
不酌又設諸從祀位祭器每位各左二盞右二豆組一  
在邊豆間盞一在邊前盞一在豆前爵一在邊豆之前



兩廡各設象尊二有司設燭於神位前洗二於東階之  
東壘在洗東加勺篚在洗西南肆實以中執壘篚者位  
於其後設揖位於廟南門外初獻在西東向亞終獻及  
祝在東西向北上又設三獻官席位於殿下東階東南  
西向北上分獻官位其後祝位二於庭中稍北學生位  
於庭中北向西上設初獻飲福位於東序西向又設祝  
位於殿上前楹間西向開瘞坎於廟殿之北土地方深  
取足容物南出陛設壘瘞位於瘞坎之南三獻官在南  
北向西上祝在東西向 前釋奠一日釋奠官帥其屬  
常服閱饌物祝牲充膺詣厨視滌既訖各還齋所曠後  
掌廟者掃除廟之內外 釋奠日丑前五刻行事執事  
官各入就次掌饌者帥其屬實饌具畢贊禮者引升自  
東階黜視陳設訖退就次各服其服學生先入就位三  
獻官詣廟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揖次引祝入殿  
下席位西向立贊者對立於三獻之前少定贊請行事  
凝安之樂作三成止贊唱者曰再拜初獻以下皆再拜  
贊者引祝升殿就位贊者引初獻詣盥洗位同安之樂  
升詣至聖文宣王神位前北向立樂止明安之樂作揖  
笏跪祝立於神位之左西向揖笏跪執事以幣授祝祝

奉幣授初獻祝執笏先詣充國公神位前北向立初  
獻受幣奠訖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充國公邾國公沂  
國公邾國公神位前東向奠幣並如上儀樂止祝復位  
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上少頃贊者引初獻再詣盥洗  
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揖笏盥手悅手執笏次詣爵洗位  
北向立揖笏洗爵拭爵以授執事者執笏并殿詣至聖  
文宣王酌尊所南向立樂止成安之樂作執事者以爵  
授初獻初獻指笏跪執爵執尊者舉罍執事者酌犧尊  
之泛齊初獻以爵授執事者與執笏詣至聖文宣王神  
位前北向立揖笏跪執事者以爵授初獻初獻執爵三  
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樂止次引祝詣神位前東向揖  
笏跪讀祝文讀訖執笏與先詣配位前南向立初獻再  
拜成安之樂作次詣充國公邾國公沂國公邾國公神  
位前東向酌獻讀祝並如初儀俱復位初獻降階樂作  
復位樂止贊者引亞獻詣盥洗爵洗位并詣酌尊所立  
酌象尊之醴齊亞獻以爵授執事者執笏詣神位前揖  
笏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次詣充國公  
邾國公沂國公邾國公神位前並如上儀降復位樂止  
贊者引終獻詣洗爵洗爵並如亞獻之儀降復位終  
獻將升次引分獻官詣洗盥手悅手分獻殿內及兩廡



諸神位皆跪執爵三祭酒奠爵執笏俛伏興再拜分  
獻訖俱復位贊者引初獻升階詣東序西向正執事者  
以爵酌正配位福酒合置於一爵持爵詣初獻之左北  
向立初獻再拜摺笏跪受爵祭酒啐酒奠爵執饌者以  
俎進減正配位胙肉合置一俎又以豆取黍稷飯合置  
一豆先以飯授初獻初獻受訖以授執饌者又以俎授  
初獻初獻受爵飲卒爵執事者受虛爵復于坩初獻執  
笏俛伏興再拜降復位贊禮者曰執事者各復位贊唱  
者曰賜胙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引初獻以下就  
望瘞位執事者取幣祝版實於瘞坎贊禮者曰可瘞實  
上半坎初獻以下詣南門外揖位立定贊禮者贊曰揖  
禮畢退有司監徹禮饌闔戶以降乃退 附朱子滄州  
精舍釋菜儀前期獻官以下皆盛服掌儀設神座用席  
先聖南向配位西向從祀位東西向設祝版於先聖位  
之右設香爐香案香合於堂中設祭器於神座前每位  
各左一盞右一豆設犧尊一於堂上東南隅加以勺罍  
設燭四於堂中二於東西從祀位之前設洗二於東階  
之東卓一於洗東卓上箱二設獻官位於堂下北面分  
奠者二人次之諸生又次之皆北向西上及期獻官以  
下序立於東廊下掌儀帥執事者升堂實酒饌贊者一

人引獻官升堂黜閣降就堂下位分奠官及諸生各就  
位贊者一人離位少前再拜訖進立於主人之右西向  
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祝司尊者皆升掌儀立於  
東序西向祝立於階上西向司尊者立於尊南北向  
贊引獻官詣盥洗之南北向立盥手挽手升焚香再拜  
降再詣盥洗如初詣爵洗南北向立洗爵以授贊升詣  
尊所西向立贊以爵授獻官司尊者舉爵酌酒獻官以爵  
授贊俱詣先聖前獻官北向跪贊跪授爵獻官執爵三  
祭奠爵於邊之間俛伏興少立祝詣獻官之左東向跪  
讀祝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洗諸配位  
爵訖贊者以盤兼捧升酌詣配位如初儀但不讀祝獻  
官復位當獻官詣配位酌獻時贊者二人各引分奠官  
分行東西從祀禮盥洗以下並如配位之儀分奠訖復  
位在位者皆再拜 歐陽修穀城夫子廟記曰釋奠釋  
菜祭之畧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摯故始入學者  
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  
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  
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  
已又曰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為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  
故曰祭之畧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於其



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議先生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為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丘濬曰修之記作於宋盛時而謂釋菜禮亡又謂釋奠幸存而亦無樂今制國子監每月朔先期太常送兔蔬等物至日行禮其春秋上丁二祭則先期皇帝傳制遣官行禮文武官朝服侍班牲用太牢禮行三獻樂備登歌舞用八佾其禮可謂備矣說者謂釋奠釋菜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今世之樂襲勝國用宋人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故耳非古樂也

### 是年賜文宣王廟桓圭一就廟立學豫養孔氏子孫

按此立學教聖裔之始魏黃初詔廟外廣為屋宇以居學者尚非專為聖裔而設至是因四十四代孫知仙源縣勗之請始立學以訓孔氏子孫而學官未設至哲宗元祐元年設教授四年設學錄各一員元世祖中統三年以楊庸為教授兼訓孔顏孟之後延祐間遂改孔氏學為三氏學國朝洪武二年改稱三氏子孫教授司

宣德以後以聖裔克學錄三氏孫許應山東鄉試每三歲貢有文行者一人

### 五年十二月壬辰改謚玄聖為至聖文宣王

以玄聖犯聖祖諱也丘濬曰加謚用緯書異端之說改謚因黜卒所言妖妄之神而避其諱要皆非禮之禮

### 仁宗天聖元年視國子監奠謁先聖退闈七十二賢贊觀

#### 東序及禮器

天聖慶曆再幸有司言舊儀肅揖并再拜

### 景祐元年詔釋奠用登歌

登歌六首其迎神凝安之曲大哉至聖文教之宗紀綱王化丕變民風常祀有秩備物有容神其格思是仰是崇其初獻升降同安之曲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豐犧在組雅奏來庭周旋陟降福祉是膺其奠幣明安之曲一王垂法千古作程有儀可仰無德而名齋以滌志幣以達誠禮容合度黍稷非馨



其酌獻成安之曲自天生聖垂範百王恪恭明祀陟降上庠酌彼醇旨薦此令芳三獻成禮幸由舊章其飲福綏安之曲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享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其送神寔安之曲肅肅庠序祀事惟明大哉宣父將聖多能歆馨盼饗迴馭凌競祭容斯畢百福是膺哲宗朝增充國公配位酌獻成安之曲無疆之祀配侑可宗事舉以類與享其從嘉粟旨酒登薦惟恭降此遐福令儀肅雍○陳暘曰禮記文王世子凡釋奠必有合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蓋學校禮樂之所自出小有釋菜而以食為主大有釋奠而以飲為主其習舞與聲而大合六代之樂一也此齊以太牢釋奠孔子設軒架之樂六佾之舞唐開元中釋奠用宮架之樂宋朝上下釋奠設登歌之樂不用軒架而用判架不設於堂下而施於堂上於其庭又不設舞焉有歌而無舞非古人習舞合樂之意矣

哲宗元祐六年幸國子監釋奠

一獻再拜

徽宗崇寧四年詔辟雍文宣王殿名大成幸國子監謁拜行酌獻禮乃加文宣王冕十二旒服九章畫圖頒天下

州縣學依圖改正

先是國子監丞趙子樞言唐封孔子為文宣王其廟像內出王者衮冕衣之今乃循五代故制服上公之服七十二子皆周人而衣冠率用漢制非是詔孔子仍舊七名帝幸國子監謁文宣王殿皆再拜行酌獻禮遣官分奠充國公而下司業蔣靜言先聖與門人通被冕服無別配享從祀之人當從所封之爵服周之服公之衮冕九章侯伯之鷩冕七章衮公服也達於上鄭氏謂公衮無升龍誤矣攷周官司服所掌則公之冕與王同弁師所掌則公之冕與王異今既考正配享從祀之服亦宜考止先聖之冕服於是增文宣王冕為十有二旒時議禮局又言太學獻官太祝奉禮皆以法服至於罷邑則用常服望命有司降祭服於州縣凡獻官祝禮各服其服詔頒衣服制度使州縣自造



大觀元年令貢士始入辟雍並以元日釋菜於先聖

從強淵之請也唐德宗時太常奏以十一月貢舉人謂先師若上丁釋奠與親饗太廟太祀同日即用仲丁其貢舉人謂先師請別擇日蓋貢舉人謂廟自唐有之至是殆久廢云其始自何時不可考

三年更撰釋奠樂章

凡六首 其迎神凝安之曲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於昭斯文被於萬年我我膠庠神其來止思報無窮敢忘於始 其升降同安之曲生民以來道莫與京溫良恭儉惟神惟明我潔尊壘陳茲芹藻言升言旋式崇斯教其奠幣明安之曲於論鼓鍾於茲西雍案盛肥碩有顯其容其容洋洋成瞻像設幣以達誠故我明潔 其酌獻成安之曲道德淵源斯文之宗功名穰粃素王之風頌兮斯牲芬兮斯酒綴我無疆與天為久 其配位酌獻成安之曲儼然冠纓崇然廟庭百王承祀消辰惟丁於牲於酌其從予享與聖為徒其德不爽 其送神凝安之曲肅莊紳綏吉蠲牲犧於皇明祀薦登惟時曲之來兮分靈之隨神之去兮休嘉之貽次年大晟府

釋奠十四首 其迎神凝安黃鍾為宮 大哉宣聖道

德尊崇維持王化斯民是宗典祀有常精純並隆神其

來格於昭盛容 大呂為角 生而知之有教無私成

均之祀威儀孔時維茲初丁潔我盛案永適其道萬世

之師 太蔟為徵 魏魏堂堂其道如天清明之象應

物而然時維上下備物薦誠維新禮典樂諧中聲 應

鍾為羽 聖王生知闡迺儒規詩書文教萬世昭垂良

日惟丁霽誠丕爽揭此精虔神其來享 初獻盥洗同

安姑洗宮 右文興化憲古師今明祀有典吉日惟丁

豐犧在俎雅奏在庭周旋陟降福祚是膺 升殿同安

南呂宮 誕興斯文經天緯地功加於民實千萬世笙

鏞和鳴案盛豐備肅肅降登欽茲秩祀 奠幣明安

自生民來誰底其盛惟王神明度越前聖案幣具成禮

容斯稱黍稷非馨惟神之聽 奉俎豐安姑洗宮 道

同乎天人倫之至有饗無窮其興萬世既潔斯牲案明

醑言不憚以忱神之來暨 文宣王位酌獻成安南呂

宮 大哉聖王實天生德作樂以崇時祀無斃清醑惟

馨嘉牲孔碩薦羞神明庶幾昭格 充國公位酌獻成

安 歲幾屢空淵源深矣亞聖宣猷百世宜祀吉蠲斯

辰昭陳尊簋吉酒欣欣神其來止 鄒國公位酌獻成



安道之由興於皇宣聖惟公之傳人知趨正與享在堂情文實稱萬年承休假哉天命亞終獻俱用文安姑洗宮百王宗師生民物軌瞻之洋洋神其寧止酌彼金壘惟清且旨登獻惟三於嚳成禮徹豆娛安南呂宮犧象在前豆籩在列以饗以薦既芬既潔禮成樂備人和神悅祭則受福率遵無越送神疑安黃鐘馨颺馭旋復明禋斯畢成膺百福咸淳加配位酌獻二章俱成安邨國公位心傳忠恕一以貫之爰述大學萬世訓彝惠我光明尊聞行知繼聖迪後是享是宜沂國公位公傳自曾孟傳自公有嫡緒承允得其宗提綱開蘊乃作中庸伯於元聖億載是崇○藻按宋之登歌景祐六章七奏大觀二年五奏四年增為十三奏終宋之世遵焉樂繁則愈節促則苟禮之數也國朝摘取六章止於六奏迎神用首章更名咸和奠帛初獻更名寧和亞獻更名安和俱用太簇為羽終獻更名景和徹饌更名咸和俱用仲呂為宮送神亦名咸和太簇為羽皆仲呂調也

政和元年詔先聖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僉用王

者之制

三年頒辟雍大成殿名于諸路州學又御書大學殿額頒闕里

六年五月賜堂上正聲大樂一部及禮器于闕里

按此乃魏漢津之樂藉口於聲律身度而以帝指定尺造律焉者也宋自景祐以來講求鍾律初時遵用王朴舊樂李照議其音高乃以太常布帛尺定律而其聲失之太濁歌工不能成聲山堂肆考云朴之樂比古樂高三律其黃鍾應古之夾鍾玉海則云照之樂比古樂下二律其黃鍾應古無射之倍聲和峴胡瑗更之比朴第下一律又以古之太簇為其黃鍾然則其失維均總之於雅樂無當焉至於蔡元定之律與王朴算異而律同而漢津之樂又大抵即李照之樂但耻與之同於是乃駕說於時君之指姑以獻諂而攝眾鳴呼曾是而誇詡於孔氏之庭乎哉



宣和四年製宣聖贊

贊曰厥初生民自天有造百王之師立人之道有彝有倫垂世立教爰集大成千古允蹈乃嚴斯所乃瞻斯宮瞻彼德容云孰不崇

高宗紹興十年七月甲子復釋奠文宣王為大祀加籩豆

十二禮如社稷

十四年三月己巳視太學謁先聖製像贊及七十二子贊

刻石

詔曰宣王復古采芑著詠於新田世祖緯文建武肇興於太學將款闕於先聖防備舉於舊章乃幸太學止駕於大成門外登降步趨執爵灌獻禮畢御敦化堂頒詔闕徽宗大晟樂頒降肄習仍內降玉圭贊曰大哉宣王斯文在茲帝王之式古今之師志則春秋道由忠恕賢於堯舜日月其喻惟時載雍載戰此武功肅昭盛儀海寓

崇

孝宗淳熙四年二月乙卯視太學御崇化堂

詔曰昔我藝祖開基之月首幸國學越三月又幸既宏先師之宅復審象而為贊本原治道厥有深旨太上中興開設學校乘輿臨幸儒術益光肆朕纂圖儲精稽古爰以仲春謁款將聖躬釋奠之禮闈中庸之義深淵遺風儼然在目朕甚嘉之夫考於事親忠於事君學之本也崇精於勤行成於思學之序也子大夫其念哉當為君子之儒毋慕人爵之得

理宗淳祐元年視太學以紹定所製伏羲堯舜禹湯文武

周孔顏曾思孟道統十三贊就賜國子監宣示諸生

贊曰聖哉尼父秉德在躬歷聘列國道大莫容六藝既作文教聿崇古今日月萬代所宗

聖主完顏雍大定十四年加宣聖像十二旒十二章充國



公鄒國公像九章九旒遷鄒國公像於宣聖之右與充國公相對

元世祖忽必烈中統二年六月申嚴廟祀禁褻擾

詔聖廟國家歲時致祭諸儒月朔釋奠宜令灑掃修潔今後禁約諸官員使臣軍馬毋得於廟庭安下或聚集尋問詞訟及飲宴營造凡有書院亦不得令諸人騷擾使臣安下違者罪之○按胡元教崇釋氏儒道蔑矣恃此稍存其意至元中亦有中外崇奉孔子之詔

成宗鐵木耳大德十年命江浙行省製宣聖廟樂秋八月

用於廟祀

其歌樂仍宋之舊又令翰林新撰樂章然因循未用今錄元史禮樂志迎神奏文明之曲天縱之聖集厥大成立言垂教萬世準程廟庭孔碩尊俎既盈神之格思景福來并 盥洗奏昭明之曲神既寧止有孚顒若壘洗

在庭載盟載濯惟潔脩亦新厥德對越在茲敬恭惟則 升殿奏景明之曲降同大哉聖功薄海內外禮隆秩宗光垂昭代陟降在庭攝齊委佩莫不肅雍洋洋如在 奠幣奏德明之曲圭衮尊崇佩紳列侑籩豆有楚樂具和奏式陳量幣駿奔左右天瞻斯文繫神之祐文宣王酌獻奏誠明之曲惟聖監格享於克誠有樂在縣有碩斯牲奉醴以告嘉薦惟馨綬以多福永底隆平 充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潛心好學不違如愚用舍行藏乃與聖俱千載景行企厥步趨廟食作配祀典弗渝 邠沂酌獻俱闕 鄒國公酌獻奏誠明之曲 洙泗之傳學窮性命力拒楊墨以承三聖遭時之季孰識其正高風仰止莫不肅敬 亞終獻俱奏靈明之曲 廟成奕奕祭祀孔時三爵具舉是饗是宜於昭聖訓示我民彝純德報功酌於兩儀 送神奏慶明之曲 禮成樂備靈馭其旋濟濟多士不解益虔文 教茲首儒風是宣佑我皇祚

武宗海山至大元年七月加孔子號大成至聖文宣王

詔曰蓋聞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法所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



師表萬世朕纂承丕緒敬仰休風循沿古之良規舉追封之盛典加號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於戲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尚資神化祥我皇元乃遣使致祭牲加太牢其文曰維至大元年七月丁巳朔越十一日丁卯皇帝奇渥溫海山謹遣集賢學士嘉議大夫王德淵謹以銀幣牲牢庶羞之奠敢昭告于大成至聖文宣王惟王秉德生知垂教不朽聖之時者天何言哉由百世之後莫能違自生民以來未之有特加封號大祭儀仍命臣僚往祀林廟以充國公鄒國公配尚享

三年冬十月置曲阜宣聖廟登歌樂

藻按夫子廟祀肇自魯哀十七年立廟故宅蓋寥寥數百載矣暨漢高崛起而釋馬秉秬一造其堂嗣後代有褒崇雖昏若桓靈逆如莽不夷如拓跋奇渥亦各懷我好音尊親弗替以至列爵逮乎門牆崇祀徧

夫膠序至尊大昕而秋節元嗣執鬯於辟雍生民以來祀典之盛未有焉然而意多緣飾禮或誦諛像祀王封多鑿古制所以折衷釐正不無待於

明時者也

聖朝釐正疏

天生素王木鐸萬禩師道通乎天子禴獻達乎庶人惟師也故祀也不師而王而公於義何居將足以榮夫子乎哉聖人建極正名定制義莫精乎

昭代矣然而席嚮灌獻制參古今堂廡配食尚貽討論鴻儒詰輔議既盈庭而卒乃衷之乎



獨斷則禮時爲大乎所謂非天子不議禮也

太祖高皇帝吳元年秋七月乙亥閱釋奠樂舞是日

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率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閱之

上親擊石磬命升辯五音升以宮爲徵

上詰責之起居注熊鼎對曰八音之中石最難和故書曰  
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上曰石音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爲主人聲和卽八音和矣  
登歌一闕

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感人而與天地同其  
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欲樂和難矣鼎曰樂音不在外

求實在君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樂無不和矣

上深然之先是命選道童充樂舞生至是始集釋奠樂舞  
用道童自此始

按樂舞用羽流制出權設爾時經營草昧卽講釋奠  
雅樂諭儒臣以審音

聖祖之識復矣熊鼎歸重君心轉圜採術蓋  
聖人之弘也然而和德莫盛於唐虞后夔之典亟焉樂官  
樂音職司自在豈可  
以迂談取捷給哉

洪武元年二月詔以太牢親祀孔子於國子學

八月丁丑遣官釋奠於先師孔子

初禮官奏周制凡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凡學春  
夏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漢儒以先聖爲周公若孔  
子先師爲詩書之官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  
公書有伏生可以爲師者蓋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



奠各以其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是則漢時釋奠亦畧可知矣魏正始中使太常釋奠於辟雍晉釋奠皆於國學東晉成穆孝武皆親釋奠隋置國子監每歲四仲月唐初釋奠儒官爲祭主直書博士姓名敢昭告於先聖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祭酒爲初獻辭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業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則令爲初獻丞爲亞獻主簿及尉通爲終獻未爲禮制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幸國子監釋奠開耀景隆中皆皇太子釋奠於太學開元中詔春秋釋奠以三公攝事著之常式若遇大祀則用仲丁州縣用上丁宋元因古禮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仲秋二丁日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爲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從之

二年十月辛巳諭中書省臣令天下罷縣皆立學每學皆有孔廟禮延師儒教授生徒

三年五月立祀典之碑於國學先師廟墀東

詔曰自有元失馭群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未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

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人神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



麗縣城隍神號一體改正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於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理既同其分當改正故茲詔示

四年秋更定孔廟釋奠祭器禮物正位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登一鉶一簋簠各二酒尊三爵三初孔子之祀像設高座而器物陳於座下其來已久至是各置高案其籩豆簠簋登鉶悉用瓷器樂六奏擇監生及文職大

### 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預教習之

時宋濂以議禮謫知安遠縣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言禮者咸取法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今人之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皆主人之正位也卒齊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祀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面三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襲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尚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鄉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結茅爲菴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尚掃地而祭也今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



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用鬯臭鬱合粢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薰蕪代之庸非簡乎古朝觀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爲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爲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以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皆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爲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七十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妄列甚至苟况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老莊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

中吾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宿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置而不講顏回曾參孔子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庶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用魏漢津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卽尸醋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繁惟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海也猶山岳之祖岷嶽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



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  
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  
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  
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  
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  
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  
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  
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  
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是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於國學孔廟

五年作文廟成遣官以大牢祭遂視學釋奠

六年八月庚午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協律郎  
冷謙等上所定釋奠樂章舞六佾迎神曰咸和奠帛初  
獻曰寧和亞獻曰安和終獻曰景和徹饌亦曰咸和望

瘞送神皆同禮部尚書牛諒復定禮儀自遣官傳制至  
行事皆典儀唱禮自迎神至徹饌皆用同等樂章從之

○丁丑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於先師孔子時誠意伯  
劉基叅政馮冕等不陪祭而受胙

上聞之曰基等學聖人之道而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  
旣不與祭而享其胙於禮可乎其武人不知禮道者皆  
不足責命停基冕俸各一月寧坐不舉亦停俸半月自  
是不與祭者不頒胙

七年正月定上丁遇朔日日食者改仲丁致祭

時二月丁酉日食禮臣引禮記曾子問所載當祭日食  
牲至未殺則止唐六典釋奠有故改用仲丁元延祐六



年二月丁亥朔日食改用十一日丁酉釋奠今擬二月十一日仲丁遣官行禮其正月三十日降香仍舊從之  
十一年七月

命今後各處祭祀都用帛不用紙

十五年正月作先師孔子廟去塑像用木主四月

詔天下通祀孔子賜學糧增師生廩膳

上諭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孔子明帝王之道以教後世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綱常以正彝倫攸叙其功參乎天地今天下郡縣廟學並建而報祀之禮止行京師豈非缺典卿與儒臣其定釋奠禮儀頒之天下學校令以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初釋奠之禮議止曲阜林廟刑部尚書錢唐疏言孔子百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萬世為土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吏部尚書程徐亦上疏其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偏天下無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若堯舜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發揮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使世愈降而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道也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道而不得通祀焉非所以崇本始報功施也從之

五月乙丑幸國子監謁先師行釋菜禮自經始國學車駕數臨視焉至是成



上謂禮部尚書劉仲質曰國學新成朕將釋菜令諸儒議禮議者曰孔子雖聖人臣也禮宜一奠而再拜朕以爲孔子明道德以教後世豈可以臧位論哉昔周太祖如帝王之師敢不拜乎遂再拜朕深嘉其明斷不惑於左右之言今朕有天下敬禮百神於先師之禮宜加尊於是仲質上議服皮弁服執圭詣先師再拜獻爵後又再拜退易服詣彝倫堂祭酒司業博士助教進講賜坐侍臣以次東西列坐講畢宣諭師生明日表謝上從之視學釋菜禮成

御講筵畢論諸臣曰中正之道無踰於儒上古聖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實儒後世儒之名立雖有儒名或無其實孔子生於周末身儒道行儒行立儒教率天下後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魯國君臣無能用之者當時獨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賢責其子之不能從則一國君臣可愧矣卿等爲師表正當以孔子之道爲教使諸生成趨乎正則朝廷得人矣復取尚書大禹臯陶謨洪範親爲講說反復開諭群臣聞者莫不悚悅賜宴竟日而還

十六年正月令祭酒朔望行釋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



香

丘濬曰朔望行香之禮古未有也北齊每月朔祭酒博士諸生展拜階下罷縣朔朝是時未蒸今所謂香也然朔日行禮始此其後遂以朔望行香朱熹曰謂宣聖焚香不是古禮捻香不當叩頭只直上捻香耳却出笏叩首而降拜由是言之則在宋已  
有矣其行禮當以朱氏言爲則

十七年六月辛巳

命禮部製大成樂器甲午

諭禮部臣曰近命製大成樂器將以頒天下學校俾諸生習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樂所以防民欲後世之樂所以縱民欲其故何也古樂之詩章平而正後世之歌詞淫以誇古之律呂協天地自然之氣後之律呂出入

爲智巧之私天時與地氣不審人聲與樂音不比故雖以古之詩章用古之器數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倫矣手擊之而不得於心口歌之而非出於志人與樂判然爲二而用以動天地感鬼神豈不難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難卿等宜求諸此俾樂成而頒之諸生得以肄習庶幾可以復古人之意

嗚呼古今樂之不相及也

聖諭諄諄焉教化本原實在於此今學校祀典樂器不具青衿子有白首而未覩雅樂爲何物者二百餘年崩壞滋甚未審學校以何爲教古者仲春合舞季春合樂仲秋合聲於此時天子親往視焉  
奈何提調有司不以屑意哉

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如府式始



定舞用六佾樂用登歌

成祖文皇帝永樂四年三月辛卯朔視太學先是

勅禮部曰朕惟孔子帝王之師帝王爲生民之主孔子立  
生民之道三綱五常之禮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孔氏  
明之以教萬世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膺君師億兆之任正中夏文明之統復  
衣冠禮樂之舊渡江之初首建學校親祀孔子御筵講  
書守帝王之心法繼聖賢之道學集其大成以臻至治  
朕承鴻業惟成憲是遵今當躬詣太學釋奠先師以稱  
崇儒重道之意其合行禮儀禮部詳議以聞尚書鄭賜

言宋制謁孔子服鞞袍再拜

上曰見先師禮不可簡必服皮弁行四拜禮於是悉如洪  
武儀注禮畢

御彝倫堂諭諸臣曰六經聖人之道彌綸天地昭揭日月  
垂憲萬世率由彝訓與卿等皆勉之

命光祿寺賜百官茶翊日表謝賜師生宴及衣鈔  
立視學之碑於國學先師廟墀西

御製文曰朕惟帝王之興必首舉學校之政以崇道德弘  
教化正人心成天下之才致天下之治唐虞三代之盛  
率由於茲後世之君其學政或修或否是以治不古若



也我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峻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龍  
飛淮甸渡江首建學校親祀孔子日引儒臣講論經義  
求古聖人之道身體力行既統有萬方卽詔府州縣皆  
立學天下士子雲集京師復新作廟學於鷄鳴山之陽  
親製教條頒布中外又命天下增廣生員復其家府州  
縣皆命春秋有事孔子賜以樂舞德教廣被海外諸國  
及蠻夷酋長并遣子入學教化之隆視古爲盛朕繼承  
大統仰遵成憲乃未樂四年三月朔日詣廟庭謁先師  
孔子前期三日雨將事之夕霖雨澄霽星緯昭明暨旦

天宇穆清旭日鮮麗舍祭於廟退卽彝倫堂文武群臣  
咸侍左右師儒在席諸生序列堂下命祭酒胡儼等以  
次講經成禮乃還夫學以明道也道之體廣大光明配  
乎天地日月而其實不離乎日用彝倫之間孔子明之  
上以承堯舜禹湯文武之傳下以爲後世植綱常開太  
平於無窮而世之極其尊崇其禮者非於孔子有所增  
益特以著明其道之至大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惟我  
皇考繼統帝王尊師孔子舉天下皆約之使由於斯道是  
以治化之盛隆洽周徧薄海內外罔不嚮風慕義朕景  
仰洪謨夙夜祗敬思維繼承之道不敢怠荒爰因視學



謹敘述

皇考所以致隆治化之本勒石於廟俾我子孫臣庶尚克  
欽承於千萬年

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令合古制

英宗睿皇帝正統三年禁天下祀孔子於釋老宮令祭丁  
品物非其土產者鹿以羊代榛棗以所產果品代

九年春新建北京太學成三月臨視行釋奠禮

先是太學猶因元陋吏部主事李賢上言國家建都北  
京以來所廢弛者莫甚於太學所創新者莫多於佛寺  
舉措如是可謂外矣若重脩太學雖極壯麗不過一  
佛寺之費宜諭及時修舉以致養賢及民之效從之

景皇帝景泰六年二月乙卯詔兩廡從祀先賢增豕四棗

粟各五十斤黍稷各一斗形鹽五十斤

用太常卿  
許術言也

憲宗純皇帝成化元年視學行釋奠禮

蔡復賞曰按朱熹曰弟子見師其摯束修若禮於先師  
則釋菜其禮比釋奠為最簡不酌鬯不列饌不作樂不  
授器我

太宗躬謁先師行釋菜禮至  
憲宗則行釋奠何若是其不同乎伏觀

太祖因禮部定奏天子親祀與遣官致祭之儀嘗論之曰  
凡祭享之禮載牲致帛交於神明費出已帑神必歆之  
如庶人陌紙瓣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弗享者何也  
所得之物皆已力所致耳由是言之則釋奠釋菜惟在  
於致力之何如而不在于於物之詳與畧也我

祖宗之承祀也尊醪俎饌皆供之於耕籍而頒之於太常  
其交於神明者信得其道矣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其斯之謂與



十三年閏二月丁丑釋奠初用八佾籩豆各十二遣官祭告其文曰維王生知之資天縱之聖道德配於二儀教法昭於萬世緬懷功烈宜極褒揚顧冕服之章數雖隆而祀享之儀物弗稱爰考儀章叅合輿論增樂舞爲八佾加籩豆爲十二蓋用祭天享地之禮樂庶副尊師重道之本意也特遣儒臣用申祭告王其鑒知謹告

先是祭酒周洪謨奏請加孔子封號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若謂孔子陪臣不當稱帝則宋儒羅從彥嘗曰唐旣封先聖爲王襲其舊號可也加之帝號而褒崇之亦可也所封乃當時天王之王旣正南面之位宜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十籩十豆各增爲十二增六佾之舞爲八佾又言古者鳴球琴瑟堂上之樂笙鏞祝敔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舞羽居上而樂器居下非古制也宜改正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二年御史

李奎奏請加封孔子

英宗皇帝制曰孔子萬世帝王所尊已有大成至聖之號祖宗以來旣仍其舊不必損益今聖神廣運乃伯益贊堯之辭不若大成至聖本於孟子中庸猶可擬議也洪武中新創南京太學止用神主不設塑像故當時祭酒宋訥奉勅撰文有像不土繪祀以神主百年夷習乃革之語今北監所有塑像乃仍元舊不忍撤毀故有冕旒原非

聖朝之制而籩豆樂舞之數

祖宗斟酌已有定式制易謚號如器數舉不足爲孔子重輕所貴乎孔子之道者在身體力行乃尊宗之實耳加封籩豆樂舞俱當仍舊洪謨復請上曰尊崇孔子朝廷盛典籩豆佾舞如洪謨言增之自是羽舞始居下云

孝宗敬皇帝弘治元年三月視學釋奠先師用太牢加幣

改分獻爲分奠

從吏部尚書王恕之請也



世宗肅皇帝嘉靖九年十二月詔釐正祀典

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曰朕惟孔子之道王者之道也德王者之德也功王者之功也事王者之事也特其位也非王者之位焉昨輔臣少保張璠再疏請正其號稱服章等事已命禮官集翰林諸臣議正外惟號與服章一事所關者重亦關於朕者不得不爲言之朕惟我

聖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義農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

皇兄升遐以朕爲我

皇考至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宗祀以主

郊廟百神爾豈敢於義理不當爲者而率爲之茲所議祀典亦未爲輕而號稱章服實又重焉孔子當周家衰時知其不能行王者之道耳乃切切以王道望於魯衛二國二國之君竟不能明孔子之道孔子既逝後世至唐玄宗乃薦諡曰文宣加以王號至元又益其諡爲大成夫孔子之於當時諸侯有僭王者皆筆削而心誅之故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生如是其死乃不體聖人之心漫加其號雖曰尊崇其實目爲亂賊之徒是何心哉又我

聖祖當首定天下之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



釋老宮又除去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以十可謂尊崇孔子極其至矣無以加矣特存其號豈無望於後人哉亦或當時草創未暇歟至我

皇祖文皇帝始進北京國學因元人之舊塑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又至我

皇祖考用禮官之議增樂舞用八佾籩豆用十二牲用熟而上擬乎事天之禮也畧無忌焉夫孔子設或在肯安享之肯不觀魯僭王之禮寧肯自僭祀天之禮乎果能體聖人之心決當正之也至於稱王賊害聖人之甚王者已有是德宜居是位堯舜是也無其德而居是位

者昏亂之君如桀紂幽厲是也若至於後世之爲君而居王者之位者其德於孔子或二三肖之十百肖之未有能與之齊也至我

太祖高皇帝雖道用孔子之道而聖仁神智武功文德宜與堯舜並矣恐有非孔子所可擬也由是觀之王者之名不宜僞稱王者之德不容僞爲僞稱者近於僭亂僞爲者其實有未盡之也至於章服之加因其位耳孔子昔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何其不幸身遭之哉夫旣以王者之名而橫加於孔子故使顏回曾參孔伋以子而並配於堂上顏路曾皙孔鯉以父從列



於下安有子坐堂上而父食於下乎此所謂名不正者  
焉皆由綱領一紊而百目因之以隳傳至有宋而程頤  
以親接道統之傳遂主英宗不父濮王之禮誠所謂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之明驗哉今也不正滋來世之非  
道將見子不父其父臣不君其君內離外叛可勝言哉  
除待該部集議施行茲朕不得不辯亦不得不爲輔臣  
辯聰也爲名分也爲義理也非諛君也非滅師也若朕  
所正者亦如是所以防閑於萬世之下也設或有謂朕  
以位而凌先師實非知原心者是爲說又  
御製正孔子祀典申記於是禮官上議通行天下學校去

塑像爲木主題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改大成殿爲先  
師廟殿門爲廟門四配稱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  
思子亞聖孟子神位十哲以下及門弟子皆稱先賢某  
子神位左丘明以下稱先儒某子神位罷公侯伯諸封  
爵進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陸九淵黜諸不當祀者公  
伯寮等罷林放等七人祠於鄉別祠叔梁紇其木主稱  
啓聖公孔氏神位以顏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配俱稱  
先賢以程珦朱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而先師之祭國  
學十籩十豆罷縣學八籩八豆樂舞俱止用六佾舊樂  
章宣聖改曰孔聖聖王改曰聖師維王改曰維師大抵



皆閣臣張璪議也得

肯俱堆議行仍改神位作之位云

宋洪邁曰自唐以來相傳於孔門高弟顏淵至子夏爲十哲坐祀於廟堂上其後升顏子配享則進曾子於堂居子夏之次以補其闕然顏子之父路曾子之父黜乃在廡下從祀之列子處父上神禱有知何以自安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正謂是也。姚燾曰江之左進曾子子思兪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兪南面燧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况又祀無繇黜鯉於廡其失在於崇子而抑父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熊禾曰宜別設一室以齊國公叔梁紇居中南面顏路曾皙孔鯉孟孫氏俯食東西向春秋二祀當先聖酌獻之時以齒德之尊者爲分獻官行禮於齊國之前其配位亦如之如此則亦可以示有尊而教民孝矣。弘治中侍講學士程敏政奏曰自唐宋以來以顏

子曾子子思孟子配享於堂上而顏子父無繇曾子父黜子思父鯉皆坐廡下世考之禮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而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也夫孔子之所以爲教與諸弟子之所以爲學者不遇明此而已今乃使子坐於上父坐於下豈禮也哉若以爲此乃論傳道之功則自古及今未有外人倫而告道者恐諸賢冥冥之中必有不安於心乞於各處廟宇別立一祠中祀啓聖王以祀國公顏無繇萊蕪侯曾黜泗水侯孔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臣又觀聖學失傳千五百年程朱出而後孟氏之統始續則程朱之先亦不可缺况程子之父大中大夫封永年伯程珦首識濂溪周子於屬椽之中薦以自代而又使二子從遊朱子之父章齋先生追謚獻靖公朱松臨沒之時以朱子託其友籍溪胡氏而得程氏之學珦以不附王安石新法退居於洛松以不附秦檜和議奉祠於闕其歷官行已俱有稱述乞將程珦朱松從祀啓聖使學者知道道學之傳有開必先明倫之義不爲虛文矣是時祭酒謝鐸亦持別祠啓聖之議以部議不合而止至是大學士張璪條議及之乃舉行。桂華曰嘗讀宋史有蔡元定者史曰朱熹疏釋四書及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參訂啓蒙一書則元定之藁又曰朱



子論易推本圖書往徃與元定徃復而有發焉考其所  
著有律呂新書皇極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等篇性理  
全書指要新書固已備錄至於範數雖止入其子沈所  
著沈之所受則何自哉真德秀謂範數西山獨得之沈  
之受於元定可知矣元定勤斯道而竄死於古以  
死勤事者同所宜從祀張璪是其說亦祀啓聖祠

十年以釐正服皮弁謁廟用特牲奠帛行釋奠禮迎神送  
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舞六佾配享從祀及啓聖祠分  
奠用酒脯亦遣官致祭於南監及闕里其文曰維嘉靖  
十年歲次辛卯月日

皇帝致祭於先師孔子曰自昔混沌之初天命羲農軒聖  
創世開物以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及先師列聖相繼  
奉天行道立教誨人肆我

聖祖再造區宇化行天下我

聖祖崇禮於先師者

御製有文典冊具在予惟寡昧之人近仰遵

祖憲去胡元褻慢之偶像如

祖制崇禮之

聖謨號稱核實俎豆究本以遵

祖典兼體先師至意予實不聰賴先師默鑒及良輔洪儒  
所贊之也爰擇令辰奉安先師神位以及配從之位於  
此惟先師鑒知永依陟降大運神化教我君民俾予性  
理早開而無負



皇天付託之眷命暨士庶學業咸正而無違先師傳道之  
至情予實有望焉先師鑒之以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  
聖子思子亞聖孟子配尚饗遂各鑄於石增構二碑亭  
如洪武末樂之制云

丘濬曰塑像之設中國無之至佛教入中國始有也三代以前祀神皆以主無有所謂像設也彼異教用之無足怪者不知祀吾聖人者何時而始為像云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唐前已有矣嗚呼堯燧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為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為之罷異懸殊不一其狀長短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張惣籩豆樂舞議曰夏寅曰籩豆增為十二六佾增為八佾惟太學可行此  
皇上所自祭也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祭禮備矣蓋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大廟郊天占之諸侯惟祀宋王者

之後得用先代禮樂備雖周公有大功魯用天子禮樂孔子亦不欲觀以其僭也况於今各府可用天子禮樂乎臣竊惟夏寅之論所以矯當時之失其曰天子之禮所以用於大廟郊天誠然矣然推孔子敬天之心八佾十二籩豆之禮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魯用天子之禮樂孔子誠不欲觀之矣然推孔子尊君之心八佾十二籩豆又肯安然享之而同於天子乎魯既請正孔子祀典又撰或問以進其文曰或問孔子祀典自有唐以來稱號定矣子必願  
皇上正之者何也臣答曰為尊孔子也為人道大倫也聖人人倫之至也孔子以德則師也以位則臣也大倫正而後孔子之道尊故曰尊孔子也然非愚一人之見也今昔諸儒之公論也世之人徒知以封王尊孔子而實不知所以尊也或曰孔子封號

聖祖詔仍元舊也臣答曰  
聖祖初未嘗為孔子作諡號也仍元舊耳按洪武三年詔曰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歷代忠臣烈士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以封爵宜仍其舊夫胡元祀神瀆



禮極矣名之不正甚矣

聖祖一切革去獨存孔子祀典者實以孔子明先王之道

為天下師也曰為天下師

聖祖實尊之以師也非以王號也  
祖訓凡傳制遣官代祀歷代帝王孔子廟於帝王則直曰

帝王於孔子則直曰孔子故凡祭祀遣命俱稱先師孔

子實未嘗有以王號稱之者也夫孔子稱文宣王太公

稱武成王實始於開元之制也洪武二十年禮部奏請

如前代故事立武學仍祀太公建武成王廟

聖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諸侯若以王祀之則與周天子並

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太公之祀止宜從祀帝王廟

遂命去王號罷其舊廟觀此則孔子專廟祀之實

聖祖尊之以師之故其不王孔子之意亦自可見矣不然

孔子道德雖非太公可擬然以周天子視之則皆臣子

也加以非號太公既必不享也孔子又豈肯享哉或曰

尊崇之禮其來尚矣凡為人君者皆追崇其祖父孔子

師也獨不可追崇乎臣答曰此國朝楊守陳之論也

其言曰孔子道德教化之盛賢堯舜而配天地自生民

以至於今一人而已後世人君皆師之則皆其弟子也

稱為先師固當矣若追崇之典必當臻乎極而後已馬

周公制禮追王其父祖前未有也師生之義與父子之

恩同子可以追王其父則生亦可以追王其師况孔子

又萬世一人後王實被罔極之恩者乎噫斯言也情也

甚矣夫子而追崇其父周公之制也弟子而追王其師

古有是制乎信斯言也成湯之於伊尹學焉者也亦追

崇伊尹可乎或曰孔子有天德王道者也追崇焉王奚

為不可臣答曰孟軻氏曰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

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夫昔者堯薦

舜於天矣舜薦禹於天矣故舜禹之有天下天與之也

孔子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

下自夫唐玄宗加孔子以王號也未世因之若將使孔



所尊也臣答曰三尺童子皆知所尊者尊孔子以師也  
非以王也有人於此列堯舜禹湯文武之像而祀之其  
懼刑禁也必矣孔子雖三尺童子皆得以祀之尊之以  
師故也或曰塑像之設果非禮乎臣答曰非禮也諸儒  
已論之詳矣又按國朝宋濂曰不以古之禮祀孔子  
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開元之制搏土而肖  
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或曰孔子塑像固非禮也  
然仍元之舊一旦毀之忍乎臣答曰以土梗為孔子也  
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毀也以上梗非孔子也非禮也則  
不可不亟毀之矣毀之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  
疑哉或曰塑像毀矣無假於章服矣然則簞豆樂舞之  
數其仍舊可乎一旦殺之忍乎臣答曰以簞豆樂舞之  
加為尊孔子也為禮也誠一旦不忍殺之矣以簞豆樂  
舞之加非尊孔子也非禮也則不可不亟殺之矣殺之  
所以尊孔子也以全禮也夫奚疑哉或曰祭用生者之  
祿天子以天子之禮祭其先師矣奚不可臣答曰祭  
用生者之祿人子推之以事其父則古禮也弟子推之  
以事其師則古禮未之有聞也杞宋用天子禮樂以祀  
其先為二代王者後也若魯以周公之功用天子禮樂  
則非禮矣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

忍也又謂俎豆之事則皆問之矣然則八佾十二簞豆  
天子之禮樂也孔子昔安然享之乎或曰廟仍以殿名  
可乎臣答曰孔子學宮之祭本古弟子釋奠先師之禮  
也謂廟可也非殿也或曰孔子祀典之正將行之天下  
也然則闕里如之何臣答曰孔子之後其傳者宜莫如  
子思也昔魯哀公諫孔子曰尼父子思作中庸則直稱  
曰仲尼固未嘗援之為孔子重也曾子將死起而易簣  
責曾元曾申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  
姑息是不安用大夫之禮也孔子豈肯安然享天子之  
樂乎又子思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言天下  
一統也奚疑於闕里乎哉或曰  
聖明在上凡諸祀典誠不可不正也無乃太速乎臣答曰  
天地定位日月陰陽各正其所禮儀有成典矣夫孔子  
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實亦祀典之大者不可不  
急正者也非速也宜也○按天順中林鷄知蘇州府時  
蘇學廟像多剝落或請修飾鷄曰塑像非古我  
太祖於大學易以木主百年夷俗乃革彼未壞者猶當毀  
之况遇其壞乎可易以木主或以毀聖賢像為疑鷄曰  
此土泥耳豈聖賢耶孔子生於佛教未入中國之前烏  
識所謂泥像哉况古人席地而坐政不如此也於是脩



從祀諸賢皆易木主云蓋當時南京蘇州已遵  
聖祖之制而天下羈邑尚多拘泥未改至是始盡釐正其  
矣俗見之難破哉噫古教之不  
易復也事尚有甚於木主者

二十一年八月初十日丁祭是日恭遇

萬壽聖節又

孝慈高皇后忌辰禮官議先拜牌次行香次祭孔子從之

豫章胡見原刻

類宮禮樂疏卷一



類宮禮樂疏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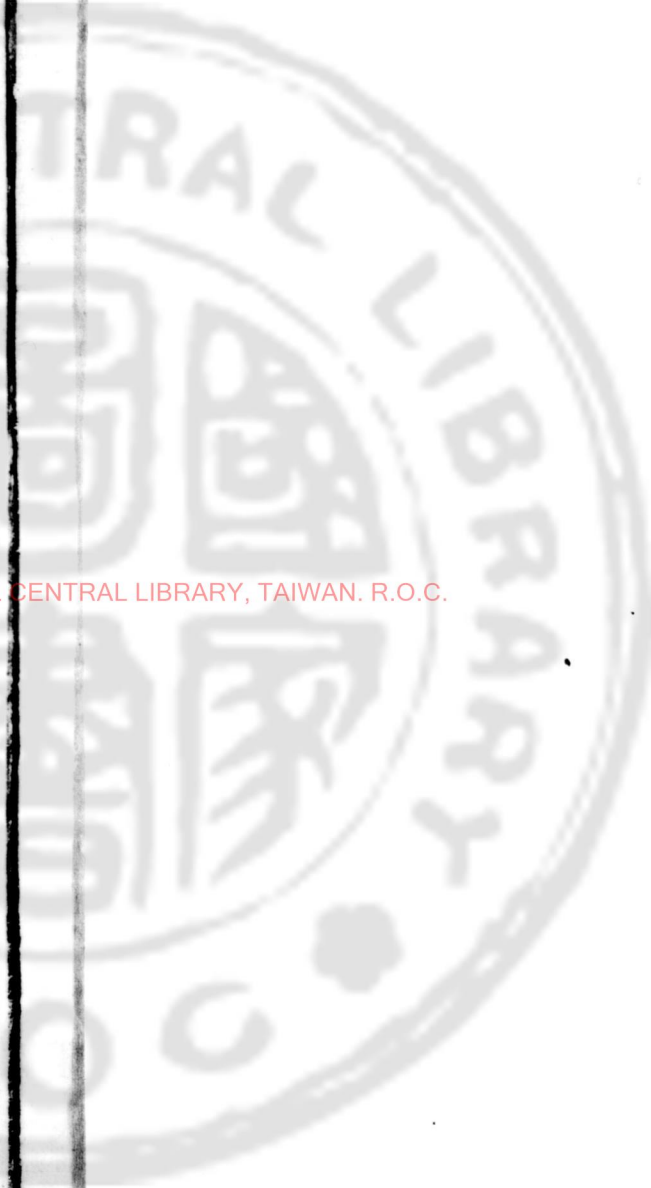
浙西後學李之藻著

門人莆田余士

從祀沿革疏

古者功臣與祭大烝未聞弟子而從祀於師者其從祀何也聖人之徒親炙私淑不必同然躬任斯道羽翼紹明夫皆有功後學列諸祀典亦崇德報功之義也元和過魯兼祀羣賢正始臨雍配專顏子自唐以降率躋經師至於禮備義嚴則於

今爲盛焉與從祀者子思孟子暨及門七十四子而外春秋迄漢共十人隋唐各一人宋十八人元一人





皇明四人共一百九人而顏路曾皙伯魚別祀啓聖祠

漢章帝元和二年二月幸魯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

按此及光和鴻都門畫像皆稱七十二弟子考王肅本家語所載弟子前日七十二後日七十五其中間所列姓名自顏回至顏祖計七十六彼此互異史記載孔子之言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北齊顏之推稱仲尼門徒升堂入室者七十有二顏氏居入唐顏真卿自叙家譜亦稱孔門達者七十二人顏氏有八今肅本顏氏止七人而史記有顏何字冉索隱證之曰家語字稱然則家語原有顏何肅本漏耳所云七十七人者是也家語無公伯僚秦冉鄒單史記無琴牢陳亢懸竄或謂懸竄即鄒單蓋字畫之誤云文翁石室圖七十二人比家語少公西輿懸竄原桃公肩公夏守勾井燿邾選顏何八人多選瑗秦冉林放三人蘇子由古史兼收論語家語史記凡七十九人唐贈典禮樂志及會要所載俱七十七人姓名與史記同獨杜氏通典所載除十梓外自計七十二人係增入遂瑗林放陳亢申張琴琴張六人也夫遂瑗林放公伯僚未必弟子而琴張即琴張六

申黨卽是申枻自應去此五人今祀典又黜顏何秦冉二人共得七十七人漢人第謂七十二弟子不知何據

魏主芳正始二年使太常釋奠孔子於辟雍以顏淵配

按此顏子配享之始歷晉宋齊梁陳隋無改

北魏主宏太和十九年如魯城祠孔子改封二十八葉靈

珍爲崇聖侯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

按此顏子錄後之始 國朝景泰三年錄顏孟孺孫世五經博士六年錄朱熹喬孫樾七年錄周敦頤顧喬孫冕弘治六年錄衢州孔氏孫彥繩俱五經博士正德元年設子思書院博士以衍聖公嫡次子孫爲之嘉靖改元又錄婺源朱氏孫豐十八年錄曾氏孫質粹于是四配俱世博士而朱氏乃有兩博士云

北齊制每月朔祭酒率諸生拜孔揖顏郡學亦每月朝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二月壬申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



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賈

逵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玄服子慎虔何休王肅王

輔嗣弼杜元凱預范甯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於國冑

自今有事於太學與顏子俱配並為先師

按此諸儒配享之始○丘濟曰諸儒從祀孔子皆其有功於聖人之經者也卜子夏毛萇有功於詩左丘明穀梁赤公羊高有功於春秋伏勝孔安國有功於尚書高堂生戴聖有功於禮王輔嗣有功於易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王肅賈逵則通有功於諸經者何休杜元凱范甯則又有功於三傳者然子夏在十哲之列而此又列之者是時七十二子雖列像廟堂未得享祀准子夏以有功於詩得在從祀之列

高宗永徽中制改先聖孔子為先師降顏回左丘明從祀

顯慶二年詔仍以孔子為先聖左丘明等二十一人與顏

回俱配享于太學

總章元年贈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廟

此弟子追贈及曾子配享之始至開元八年李元瓘復請從享僅得坐次十哲當時舉廢之故載籍無徵二十七年孔子正南向位獨配顏子一人十哲贈侯而曾子弟贈以伯禮從賤殺然則顏曾並配在唐無定典也至宋咸淳復與思孟同為四配而迄今遂為永制矣

睿宗太極元年二月加贈顏回太子太師曾參太子太保

玄宗開元八年詔十哲為坐像悉從祀曾參坐十哲之次

圖七十弟子及二十二賢於廟壁

司業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於坐不立授立不跪請據禮文合從坐侍又四科弟子問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祠令何休等二十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配享之餘望請



春秋釋奠列享於二十二賢之上又七十子之像文翁之壁尚不闕如豈有國庠遂無圖繪請命有司圖形於壁兼爲之贊又曾參考道可崇獨受經於夫子金墜從享乃詔顏子等十哲爲坐像悉從祀曾參坐次之圖繪七十子及二十二賢上以顏子亞聖親爲贊書刻於石仍令當朝文士分爲諸贊題其壁焉○按此十哲曾子坐像及親製御贊之始○馬端臨曰聖作之者也師述之者也述夫子之道以親炙言之則莫如十哲七十二賢以傳授言之則莫如子思孟子必是而後可以言先師可以繼先聖今舍是不錄而皆取於釋經之諸儒始以二十二子言之左丘公穀猶曰受經於聖人至於高堂生以下則謂之經師可矣非人師也如毛鄭之釋經於名物固爲該洽而義理間有差外至王輔嗣之宗肯老莊賈景伯之附會識緯則其所學已非聖人之學矣又况戴聖馬融之貪鄙固當見擯於泮泗今乃俱在侑食之列而高第弟子除顏淵之外反不得與李元瓘雖懇懇言之而僅能升十哲曾子儕於二十二子之列而七十二賢俱不露享祀蓋拘於康成之註而以專門訓詁爲盡得聖人之傳也

二十七年八月贈顏回充國公配享又贈閔損費侯冉耕  
鄭侯冉雍薛侯冉求徐侯仲由衛侯宰予齊侯端木賜  
黎侯言偃吳侯卜商魏侯曾參郈伯顓孫師陳伯澹臺  
滅明江伯宓不齊單伯原憲原伯公冶長莒伯南宮适  
鄭伯公皙哀鄉伯曾點宿伯顏無繇杞伯商瞿蒙伯高  
柴共伯漆雕開滕伯公伯察任伯司馬耕向伯樊須樊  
伯有若卞伯公西赤邵伯巫馬施鄒伯梁鱸梁伯顏辛  
蕭伯冉孺郈伯曹卹豐伯伯虔鄆伯公孫龍黃伯冉季  
東平伯秦祖少梁伯漆雕哆武城伯顏高瑯琊伯漆雕  
徒父須句伯穰駟赤北微伯商澤睢陽伯石作蜀郈邑



伯任不齊任城伯公夏首亢父伯公良孺東平伯后處  
 營丘伯秦冉彭衙伯奚容蒧下邳伯公肩定新田伯顏  
 祖臨沂伯鄒單銅鞮伯句井疆淇陽伯罕父黑乘丘伯  
 秦商上洛伯申黨召陵伯公祖句茲期思伯榮旂雩婁  
 伯縣成鉅野伯左人郢臨淄伯燕伋漁陽伯鄭國滎陽  
 伯秦非汧陽伯施常乘氏伯顏噲朱虛伯步叔乘淳于  
 伯顏之僕 武伯原亢藉萊蕪伯樂欬昌平伯廉絜莒  
 父伯顏何開陽伯叔仲會駁丘伯狄黑臨濟伯邾巽平  
 陸伯孔忠汶陽伯公西輿如重丘伯公西蒧祝阿伯

按此從祀者封爵之始一公九侯六十七伯爵依舊書次序一木有邊爰商伯并放清河伯陳亢賴伯申張魯

伯琴中南陵伯多五人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以顏子配坐閔損等十哲從祀堂上

又准太常禮院言勅四壁圖畫英賢各陳脯醢以祭

宋太祖建隆元年親製堯國公贊餘先賢先儒侍臣分贊

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五月乙卯詔進封孔子弟子顏回以

下閔損瑯琊公冉耕東平公冉雍下邳公宰予臨淄公

端木賜黎陽公冉求彭城公仲由河內公言偃丹陽公

卜商河東公會參瑕丘侯顓孫師宛丘侯澹臺滅明金

鄉侯宓不齊單父侯原憲任城侯公冶長高密侯南宮

适龔丘侯公皙哀北海侯曾點萊蕪侯顏無繇曲阜侯

商瞿須昌侯高柴共城侯漆雕開平輿侯公伯寮壽張



侯司馬耕楚丘侯樊須益都侯公西赤鉅野侯有若平  
陰侯巫馬施東阿侯陳亢南頓侯梁鱣千乘侯顏辛陽  
穀侯冉孺臨沂侯冉季諸城侯伯虔沐陽侯公孫龍枝  
江侯秦冉新息侯秦祖鄆城侯漆雕哆濮陽侯顏高雷  
澤侯漆雕徒父高苑侯穰駟赤上邽侯林放長山侯商  
澤鄒平侯石作蜀成紀侯任不齊當陽侯申棖文登侯  
曹卹上蔡侯奚容蒧濟陽侯申黨淄川侯公祖句茲卽  
墨侯榮旂厭次侯縣成城武侯左人郢南華侯燕伋泚  
源侯鄭國胸山侯秦非華亭侯施之常臨濮侯顏噲濟  
陰侯步叔乘博昌侯甸井疆滏陽侯公西與臨胸侯顏

之僕寃句侯邁瑗內黃侯叔仲會博平侯顏何堂邑侯  
狄黑林慮侯公良孺牟平侯邾異高唐侯孔忠鄆城侯  
申棖文登侯公西蒧徐城侯琴牢頓丘侯仍命宰執兩  
制館閣撰贊

初帝閱崇文院檢定七十二弟子案史記唐會要凡七  
十七人今曲阜廟惟七十二人帝曰何故不同王旦曰  
國學七十二弟子經太祖  
定議曲阜准國學畫像

七月戊寅封左丘明瑕丘伯公羊高臨淄伯穀梁赤龔丘  
伯伏勝乘氏伯高堂生萊蕪伯戴聖楚丘伯毛萇樂壽  
伯孔安國曲阜伯劉向彭城伯鄭衆中牟伯盧植良鄉  
伯杜子春緱氏伯馬融扶風伯鄭玄高密伯服虔滎陽



伯賈達岐陽伯王弼偃師伯何休任城伯范甯新野伯  
贈蘭陵亭侯王肅司空當陽侯杜預司徒命羣臣為贊  
仁宗明道元年八月詔國子監修七十二賢堂左丘明以  
下二十一人金以本品衣冠圖之

神宗熙寧七年令諸州釋奠通祀十哲

京兆府教授蔣夔請以顏回為兗國公母稱先師而祭  
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闕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  
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祝  
獻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此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為  
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二京及諸州  
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詔封孟軻鄒國公

元豐元年五月壬戌封孟軻鄒國公塑像同顏回配享又  
封荀况蘭陵伯揚雄成都伯韓愈昌黎伯孟從祀

先是熙寧中判國子監常秩等請立孟軻揚雄像於廟  
廷仍賜爵號又請追尊孔子以帝號下兩制禮官詳定  
以為非是而止至是晉州教授陸長愈請春秋釋奠孟  
子宜與顏子並配議者以謂先配享從祀皆孔子同時  
之人今以孟軻並配非是禮官言唐貞觀以漢伏勝高  
堂生晉杜預范甯之徒與顏子俱配享至今從祀豈必  
同時孟子於孔門常在顏子之列至於荀况揚雄韓愈  
皆發明先聖之道有益學者又未配食誠闕典也請自  
今春秋釋奠以孟子配食荀况揚雄韓愈孟加封爵以  
世次先後從祀於左丘明二十一賢之間自國子監及  
天下學廟皆塑鄒國公像冠服同兗國公仍給荀况等  
像於從祀荀况左丘明下揚雄劉向下韓愈范甯下冠  
服各從封爵詔如禮部議○按此孟子配享之始當宋  
盛時講明聖道者甚盛孔道輔况聖裔也然而兗州五  
賢之繪孟軻之次即列荀况揚雄次以王通韓愈夫以  
道輔且爾而元豐諸臣抑又奚責乎荀揚今黜顧法言  
之揚雄又非劇秦美新之揚雄也胡  
正甫辨論甚晰當黜者似獨荀耳

八年二月命學士院撰鄒國公及荀揚韓子贊



徽宗崇寧元年二月追封孔鯉泗水侯及沂水侯

大觀二年詔繪子思像從祀

從通仕即侯孟請繪像從祀於左丘明二十四賢之間

四年九月追封公夏首鉅平侯后處膠東侯公肩定梁父

侯顏祖富陽侯鄒單聊城侯罕父黑祈鄉侯秦商馮翊

侯原抗樂平侯樂欬建成侯廉絜胙城侯

議禮局言史記弟子傳曰受業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七人自顏回至公孫龍三十五人顯有年名及受業見於書傳四十二人姓名僅存家語曰七十二弟子皆升堂入室者按唐會要七十七人而開元禮止七十二人又復去取不一本朝議臣斷以七十二子之說取琴張等五人而去公夏首等十人今以家語史記參定公夏首后處公肩定顏祖鄒單罕父黑秦商原抗樂欬廉絜唐會要開元禮亦互見之皆有伯爵載於祀典請追贈侯

簡使預祭享從之

政和元年詔改從祀封爵之犯先師諱者於是改封曾參

武城侯顏孫師顏川侯南宮縉汶陽侯司馬耕睢陽侯

琴張陽平侯左丘明中都伯穀梁赤睢陵伯戴勝考城

伯

三年以王安石配享封舒王子雱從祀封臨川伯

新儀成以孟春元日釋菜仲春仲秋上丁日釋奠以顏孟安石配享俱東坐西向殿上閔損冉耕冉雍宰予端木賜金西向冉求仲由言偃卜商曾參金東向東廡顏孫師以下至揚雄四十九人金西向西廡林放以下至王雱四十八人並東向

五年春詔樂正子克配享孟廟公孫丑至子叔十七人從



祀各加封爵

封樂正子克利國侯公孫丑壽光伯萬章博與伯告子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臻蓬萊伯充虞昌樂伯屋廬連奉符伯徐辟偃源伯陳代沂水伯彭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陰伯咸丘蒙須然伯高子泗水伯桃應膠水伯益成括萊陽伯季孫豐城伯子叔承陽伯

靖康元年罷王安石配享猶從祀

右諫議大夫楊時言安石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明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誠行不為學者之感詔元豐祀儀陳設其五禮新儀勿復遵用

孝宗淳熙四年去王雱畫像

從趙粹中言也

理宗淳祐元年正月幸大學詔贈周惇頤汝南伯張載

伯程顥河南伯頤伊陽伯與徽國公朱熹竝從祀孔子

廟庭黜王安石

按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先是紹興中胡安國請追爵二程張邵從祀不報慶元中李道傳請取朱熹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或問頤之太學仍請以周惇頤及二程張邵從祀嘉定末李心傳亦乞以司馬光周惇頤邵雍張載程頤程頤朱熹七人從祀皆未施行至是詔曰孔子之道自孟子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真見力踐深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辯表裏渾融使大學中庸語孟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其令學官列諸從祀以示崇獎尋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惜為萬世罪人不宜從祀其黜之

景定二年贈張栻華陽伯呂祖謙開封伯俱從祀

皇太子既謁孔子廟還奏曰乾淳間文公朱熹與宣公張栻成公呂祖謙志同道合切思講磨如義利之辯如



近思錄之書釋精語詳開牖後學誠有功於聖門今嘉已秩從祀而杖祖謙尚未奉明詔臣竊望焉故有是詔  
度宗咸淳三年以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享進封參鄆

國公伋沂國公定十哲位改封閔損費公冉耕鄆公冉雍薛公宰予齊公端木賜黎公冉求徐公仲由衛公言偃吳公卜商魏公躋顓孫師進陳公祀泗水侯鯉位於鄆城侯忠之次贈邵雍新安伯與溫國公司馬光俱從

祀

御筆邵雍天挺人豪英雄蓋世司馬光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朱熹贊之與周程張俱雍述經世書發先天奧旨而內聖外王之學實開吾道光著通鑑貽後世治法而真履實踐為時儒宗豈前代諸儒或以章句文詞得祠于學者凡朕將臨辟雍因思朱熹所贊已祀其四而尚遺雍光非缺歟其令學宮列諸從祀以示崇獎又御

筆惟孔子獨稱顏回好學固非三千之徒所同也而其學不傳獨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忠恕兩語深契一貫之旨中庸一篇丕闡前聖之蘊而孔子之道益著向非顏曾思孟相繼演繹著書垂訓中更管商揚墨佛老幾何其不遂泯哉今顏孟侑食曾思不預尚為闕典其令禮官學官議可升曾思侑食併議可升十哲者以聞又詔泗水侯以先聖為之父以子思為之子而聞詩禮周南召南之學其在曾論著明如此鄆城侯忠其昆也亦在祀列伯魚可列于鄆城侯之次○按此顏曾思孟配享之始先是端平中禮部尚書李壘請以子思升祀堂上列在十哲之間至是乃定為四配居正位之東面西向其十哲少次殿上東西對列俱北上 丘濬曰古者祭祀几筵在西神皆東向漢帝幸魯祠帝升廟西面再拜唐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獻官皆西向猶有古意自尊孔子為王之後始改從南面而配位則西向獻官序立東廡前而行禮執事者升降必由東階以神道尚右西乃迎送神之所避右不敢當尊故也宋人以顏孟配享俱列在神像之東其後因王安石配享乃以坐對顏子西坐東向其後革去安石從祀增入曾子子思俱坐於東此姚燧所以有江左進曾子子思



竝顏孟之說然謂之竝南面則不知何據也熊禾謂  
曾思孟所在學校皆東坐西向十哲兩廡從祀皆左右  
列則是宋末元初其制已如此矣今則四子者配享皆  
左右列不知始於何時意者宋金分治宋人之制如熊  
禾所云金人之制則以顏孟與孔子並列其後平宋又  
加以曾思因而不改歟燧之所見蓋北方廟像歟鄭  
曉曰近世多議從祀諸儒而不及十哲十哲直取陳蔡  
一時與難之賢非孔門定論自開元迄今無敢議者夫  
有若之言四見於論語大類聖人公西赤志於禮樂有  
為邦之才其為言語政事不優於宰冉乎我求言行不  
必徵諸史傳論語中多有之視二子優劣何如宜進祀  
二子於殿上改求我廡中潘府曰溫公宋之儒者孝  
友忠信恭儉正直其學無所不通一時師儒賴之領袖  
其居政府尤有旋乾轉坤之功惜乎所見畧偏不能無  
可議者如非孟子而好揚雄則扶持聖教之功有歉矣  
黜蜀漢而帝曹魏則羽翼聖經之功有愧矣俾之從祀  
孔廟予恐其進無顏以見孟子退則諸葛亮文天祥之  
徒皆以無功著述不得同享焉其心亦將有不安者矣  
張朝瑞曰按鄭玄稱周公孔子俱為先聖故唐初嘗  
竝祀之至顯慶中以周公作禮樂當同王者之祀乃以

周公配武王而孔子獨為先聖夫周公象周易制禮作  
樂非無學術迺祀在彼不在此蓋各有所重也光功在  
社稷無愧周公以之配享哲宗廟庭可也况學尚可議  
何必從祀孔子之廟哉王新建似亦當按此例藻  
按司馬公學術事功尚在歐陽之上而於繼往開來固  
未敢以輕許故存潘張二氏之論陽明爾發良知一匡  
俗學雖流趨超悟藝或近禪然卓爾儒宗又在司馬之  
上比例未允况周公自是先聖既已尊崇孔子自當別  
祀與後儒侑享  
之義原自不同

元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

張朝瑞曰元之大儒稱許魯齋吳草廬劉靜修三人而  
魯齋為優蓋直接乎朱子之傳者也遭逢世祖言聽計  
從以農桑學校導其君以小學大學訓其俗當被髮左  
衽之時而儒者之道不廢皆其功也但其仕元一節關  
乎綱常係乎否泰非小失比論者謂吳草廬仕夷之罪  
浮於魯齋然不過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彼既罷祀則此  
亦無顏列于俎豆間矣嘗觀魯齋臨終時戒其子勿請  
謚勿立碑謚碑且不安矣况安于文廟乎蓋魯齋之仕



元也學本正而遇則窮心可原而事則悖夫孔孟何教  
文廟何地從祀何典而可以夷狄之臣廟于其間哉何  
也愛典禮固甚于愛魯齋也然則賢如魯齋可無祀乎  
曰考之史魯齋嘗立教于燕京矣而北方之學者皆化  
焉詔祀于此其誰曰不宜此非愚之臆說也周禮稱大  
司樂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為樂祖祭于瞽宗賈公  
彥釋之曰教在瞽宗故祭在瞽宗由是觀之祀魯齋于  
燕頗合禮經 藻按魯齋從祀瓊山丘氏亦議其非但  
胡元綱淪法教儒教一脈非賴魯齋孰延  
遺燼夫人有功于一代儒教而可無祀乎

文宗至順二年加封顏回為兗國復聖公魯參邾國宗聖  
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

國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三年黜孟子祀踰年又奉

聖旨我聽得孟子辯異端闢邪說發明先聖之道今後依

還祭祀

二十九年春三月罷揚雄從祀進董仲舒追封江都伯

從行人司副  
楊砥議也

公從祀

時慈利教諭蔣明建議  
楊上奇胡濛等覆從之

宣宗章皇帝宣德十年四月壬戌追封元吳澄為臨川郡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考正兩廡從祀名爵  
位次頒圖於天下學校

用惠州訓導  
宋廣言也

二年二月以宋儒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從祀